

偽
密
神
的
山
林
山
山

沒有的，尚未的，不曾的，無的，廢的，否定的，一面以空缺作為尺度，一面以此質問自己不能確定的事物，以便逼近。他顯然懷疑神，卻十分篤定有即使窮極經驗過一切也無法理解的東西；這是給懷疑詩人的詩集。

——詩人 蕭詒徽

像踩在剛剛開始凝固的岩層上，L4的詩偵測到了我們如何動搖。那些清爽意象其實偷偷藏著刺，在閱讀中突擊。

——詩人 楊佳嫻

L4的詩歌同時擁有火的質地和水晶的結構——彼此平衡，不失乖張，恰如其分，引導出對智性或創作的思辨。連貫的抒情口吻是他的殺招——你說他在抒發都市生活的苦澀，我說他在迷惑對物質世界感到好奇的人。

——詩人 曹馭博

偽神林立的時代，神似乎格外遙遠而羞怯。作為瀕危物種，神或許並非因為知識帶來的除魅而隱退，會不會真實狀況剛好完全相反，神是因著對理性的輕視而滅絕？碰撞，解理，重新捏塑，L4在詩中反覆甄別神與偽神，逼近一切剛剛發生的瞬間。

——詩人 栩栩

山村的詩句有一種試探的姿態，像是試圖在日常生活中找出世界運行的卡榫。於是，在詩裡可以看見他的身影：質疑、迂迴、協商。對於世界的質疑亦是對自己存在的疑惑，他說：「我沒有敵人／因為我找不到自己」。另一方面來看，山村的書寫又似不斷翻折的紙翻花，整個世界在他的詩句裡逐漸地變形，卻也展示了某種真實的樣貌。

——詩人 林餘佐

捷運上的敘述者

唐捐

1

在這麼晚的年代寫詩，我們都是遲到者。早鳥有優惠，晚來也不無好康。

依我偏見，大部分的好詩都被早鳥註冊了，並不全然因為他們來得早，就爽爽佔住上游的風。在戰後初期的荒原情境裡，詩是解藥是浮木是發光處垂下的繩索，詩人在文字琢磨上心神以之，遂多獨得的祕境。實在說來，他們也曾是遲到者，但就有那麼幾個厲害的角色，忽然縱馬疾馳，甩開現在與這裡的拘執，超越同時代與同世代的人云亦云，一意做先鋒。

所謂「詩的復興」可以區分為許多層面，看是市場的，技藝的，主題的，風格的，還是活動的？不宜混沌莫辨，或以其一而概其餘。「太陽花世代」的詩與詩學，目前似尚無生動有力的剖析。我總覺得在厭世風、天然獨、社群媒體傳播等要點之外，必還有什麼繁複的訊息可說。像Li這樣的詩人，有才力，有策略，正可以激發我們對於當代詩藝的思考。

他特具自我編輯的能力，善於闡釋各篇「之間」的關聯，常能布置一些高於個別篇章的線索。我想，詩人並非把詩都寫好了，才開始進行這項工作；極可能一邊書寫個別篇章，一邊（虛擬地）畫出整體藍圖，兩路齊發，相互牽動。《偽神的密林》這本詩集，不是簡單的以體裁或主題來聚攏作品，而是巧妙地交織、印證或重寫，並合成一套「完整的寓言」。

這是一座符號的密林（熱帶的），鳥獸奔走，草木在生長，而且有神（假的）。這兩個頑固隱喻（「密林」與「神」），一個是場景，一個是游移於對象與主體之間的奇異成分。詩集裡的「我」，敘說了一

段到雨林裡遊歷的往事：

在一種全然的意識的放鬆裡，我長年接收刺激的感覺終於得以紓緩。那並非童年時簡單的無聊，而是接近刻意的隔絕，陌生的置放。沙巴的雨林於我，應當是遙遠而無交集的空間，我卻在這裡找到安適的熟悉感。

這是一篇生動的散文，充滿詩意的細節，卻又極為冷靜。在雨林裡精心尋索，或許可以看到猛然閃現的扁頭豹貓；無心之際，卻也能夠偶遇悠閒踱步的大象。詩人沒有輕易放過這個密林體驗，而是讓它成一座意象的銀行，在許多神思遡飛的時刻，為詩提供豐美的支援。

ㄩㄩ在詩集裡，刻意張揚「敘述」這個看似平常的動詞，便有些意思可說。明明寫的是「都市」裡的人我關係，他卻總結為「敵我敘述」，那種警戒、矛盾與追逐，又隱然觸及「叢林」的情境。詩人的能耐便在於，通過「敘述」去建構餘味無窮的結構，或交織，或疊合，而非強勢指定A為B。

〈遷徙〉曾獲大獎，最能說明ㄩㄩ呼叫遠方支援眼前狀況的技法。「雨」可能是ㄩㄩ的巫術媒介，能夠啟悟、入幻、布置迷離的氣氛。佔據列車之一隅，這是城市的日常，但縣縣的「雨季」卻帶來「莽原」的想像，打開一個非常視域。人類的通勤移動，竟呼應著遠方「牛羚的踏足聲」。試摘錄第二段的後半與第三段的前半如下，以見其推演：

租屋套房到公司到沒想法而遷就的小便當店

車廂漸漸被填滿時你猜想

他們也都是坐了一輩子的人

嬰兒椅課桌椅人體工學椅

所有人都知道列車會把自己載往哪裡

雨季。新生的草在腳底下隱隱抽動

車廂是各種房間的總和，處境是各種椅子的變化，詩人把這樣的體悟戲劇化。他彷彿能夠縮天節地，使歷時性的種種事物輕巧凝聚為一體。兩個段落之間，斷而復續，音義自然伸展。好幾個句子都特具延展力，前段的「坐了一輩子」引發後段的椅子，「草在腳底抽動」則加強了奇幻感，預備更深一層的馳想。

ㄩㄩ不太使用迴行，但思緒的斷續離合歷歷可尋。他的句式較為繁複多變，但語調舒緩，又有明快的推進感。這便是「敘述」之功了，只知抒發或表態者，恐怕不能企及。〈街景：颱風將至〉也是一首從日常細節中提鍊哲思的佳作，場景已見於題目，詩的開端描寫偶然在「手搖飲料店」充當「四十四號客人」，然後才是第二段的詠歎：

然而我竟想起了你，A·G，在正午的生鮮超市

冰櫃淨空，走道塞滿了人類

——泡麵！餅乾！小孩子奔跑！

每一塊肉都死了，還沒有說完這一生的謊

番茄鮮紅、小黃瓜翠綠

只根莖類還在冰冷裡活著

我路過：是我殺的、是我殺的

這裡既有敘述，又有因物起興的精神蕩漾。敘述可以生產「動作」與「情節」，好處多多；但過於拘執的話，會連得太緊密，有瑣碎之弊。也正是有感發與蕩漾，詩句才能跳躍起來，恣其狂迷之力。中間那一行，有夠霸道的。但你看他怎樣布置場景，設想情節，烘托氛圍，然後才賺得這發廳的時刻。

3

流浪的神（如果還活著），*ll*說，或許就「任由細雨沖刷」吧。

神有時像這樣，被擬人化或降格，或為颱風夜的流浪漢或為與鷹犬對抗的暴民。但更多時候，就是一種靈氛，洋溢著未知性，因而在若干幻妙的當下，他便說彷彿「有神」。*〈大義〉*這首詩比較特別，確實涉及廟裡的神，但焦點實是受苦的海龜。雖然詩語頗帶反諷，但傻事是人幹的，神或能提出不在場證明。

在「抵抗睡眠」的對峙狀態下，詩人覺得自己也在抵抗神。面對那不能解釋的，他稱之為「神的海」。仔細想來，這個「字眼」還是有過於輕便之處，雖然我知道它有串連與扣題的作用。惟有超越慣性的修辭，而在有機結構裡形成敘述或象徵之必然，居之而安，字詞乃有質量。有些時候甚至不必呼喊其名號，它就悄悄降臨了。

輯三裡的*〈膠體、天體、運動〉*，取材不凡，同時講著天體的物理學與神話，最能展示知識與詩交會的美味。在古早的時候，「人類尚

未誕生，星座／尚未以抽象的符碼，原始而極簡／串連神與歷史、恆星與恆星」。詩人好像伴隨著「膠體溶液」在宇宙中游泳，穿越冥冥的時間與空間：

我們微小而仍易於被看見

如陽光下的粉塵。牛奶。咖啡

與墨。卜筮手法迅速退化，文字攤於

日益細密的紙上

色彩絢麗。仍未沉澱，因有

不止歇的碰撞、竄逃、隨機失序

依照注腳的提示，我們知道這首詩的許多段落，涉及一種叫做「布朗運動」的物理現象。詩人既要把知識生動地展布開來，又要進行隱喻化，擴大其指涉。同樣是「文明初啟」的主題（可以包含詩、愛情與神話），隱喻系統的更新變化，便有機會提供新視域。

我說，晚來也不無好康，指的正是吸納前人經驗，根據自己的時代感受、知識與性情去發揮創意。都市書寫是LH這本詩集顯著的成就。這塊領域在上個世紀，曾有羅門、林戎、林耀德等少數先鋒經之營之；新世紀的二十年，隨著生活型態與物質環境的演進，又在臺北文學獎等活動的推波助瀾之下，捷運車廂、摩天大樓、超商與D-Like更為全面且自然地出現在新世代詩人筆下。前面提到的〈遷徙〉，既在這個潮流之中，也有獨造的境地。

或許都市書寫這個分類標籤也漸漸失效了，一旦詩人具有濃烈的都會性格，運思動情，莫不如是。憑此性格，便可以多重主題與方法組合起來。像〈室內植物〉這首詩，敘寫某男子的一日，用的是電力的梗。〈屬火的人〉從請房東更換瓦斯爐寫起，逐步擴張火的意義，照出孤獨的存在感。〈氣象預報〉為「愛」營造出溼熱的氛圍，重點是利用「預報」這個概念，演繹了昨日與明日的矛盾。

在這些詩裡，LH針對屬於他的世代的情感與生活，提出種種細膩的闡釋，頗富物質性與當代感。與「回家」相關的字詞，快要比神還

多了。看來都市做為一座密林，不僅是符號層次的，同時也是一種存在處境。詩人正在通過詩，尋找神或神話的蛛絲馬跡，重構家或者巢穴的意義。但這些標的物是真是假，有或者無，未必十分重要；在「敘述」的路途中，總有一些偶然的奇蹟。

4

死亡敘述裡有敵我敘述，簡單敘述裡有死亡敘述，敵我敘述裡則有敘述敘述。

敘述就是生活。搭一次捷運，你或許是有目的地；但許多次加總起來，你就彷彿沒有了。M4大約是把寫詩當成無盡循環的「遷徙」，那些站名（敵我、死亡、簡單）都不是歸穴。最理想的詩可能還沒出現，風格也還在製作中。但他確實已經演示了「小敘述之於詩」的重要性，以及自己在這方面豐美的才情。

詩人疑似生於捷運紀元前三年，寫程式也寫詩，有文學批評的才具

又愛製造怪怪的迷因。主知的詩學久矣不彰，我特愛他行筆時流露出來的分析能力，就連偷偷剪取一段黃金葛來培植，也能講出密細的道理。很多事情可能沒有道理，但用腦寫出來的詩可以賦予它們新義。黃金葛的母體與分身都在默默伸展，生活就是敘述。

據說列車「還會倒著回來」，車尾要變成車頭。

誰知道遲來的會不會是一名先鋒呢。

敘述而非救贖

楊智傑

正如詩集《偽神的密林》中的分輯名稱，這本詩集帶我們重新思考「敘述」這個在詩歌中簡單到幾乎被忽略的元素，所代表的新意涵。

首先，為了讓讀者專注於敘述本身，¹⁴的詩是刻意去除外顯音樂性（因此多有不考慮內在節奏的長句）、去除隱喻（也因此清除了隱喻所指向的「此處之外」的期待空間）的。他的詩就在這裡，就要你在這裡，在室內植物、床墊、洗衣機、小黃瓜與冰箱的具體物件間，體驗自己作為敘事中可信、可感的部分：一個受困的人、一組受困的聲音。

但細心的讀者很快會發現，就像格里高爾·薩姆莎的家人聽見房裡的沙沙怪聲一樣，這種「可信」開始變形。如〈屬火的人〉：

瓦斯爐點不起來之後我聯絡房東換掉
住所的火從此就不一樣了（聲音、
觸感、現代化的程度）
一整個晚上我在廚房反覆地玩火
公寓被烘烤無比乾燥

我看見以前養過的金魚在偷偷摸摸蒸發
家門前的臭水溝蒸發
寫過的字在電腦裡數位蒸發

確實是新的了，我們都是

——屬火的人

虛構的火是虛構的生命；換掉了火
就是換掉生命

（中略）

身旁的名字都燃燒起來了

而我自然來不及打開水龍頭

這裡和那裡都是火

這裡和那裡都是我

從具體的情節（瓦斯爐點不起來去找房東）、到略為怪誕的行為開關（玩火），最後進入無可置疑的詩歌空間（以前養過的金魚再次蒸發），一步步誘人相信「屬火的人」的出現，很可能只是日常行為中一個差別／差錯所致。Li的敘事邏輯高度嚴密、事件細節具體，僅藉由

前題的細微改變，讓詩與讀者的契約在可信與可疑間輕巧滑移，極大拓展了他主題選擇的空間。

然而Li的「敘事者我」和詩的主題之間，也總是存在某種疏離，抗拒的張力。這個敘事者一再延遲詩的完成：「是我們抓緊世界／還是世界拽拉我們？／我們不能移動／不能移動」（〈人造衛星〉）、「明日大雨，氣象預報說我們／還不是完全地愛著彼此」（〈氣象預報〉）。時間和空間上的「中途」感受，「或許會完成但還不是現在」的懸置感，以及出現數十次的高頻詞：城市和雨，使得這本詩集無可避免帶有中間偏暗的色彩。然而在Li多雨的詩歌之城，亦有少數短詩透出寶石晶亮：

他捧著一巴掌的水

試圖告訴我：

「世界上，還是有許多簡單的事物。」

我完全同意，
他的手溼漉漉的。抬起桶子
將屋門灑掃乾淨

——〈簡單敘述〉

簡單的事物在LiLi的詩中不常出現，然而一旦出現，其光芒足夠照透前後的低鬱灰茫，黑暗中具備極高辨識度。有些詩則在一個更純粹的思辨空間展開，逸離他給自己設下的敘述遊戲路線：「死去的螢火蟲，會變成星星嗎／這樣的問題，如此簡單／如同死去的石頭／會變成舍利子死去的肉體變成塑膠／死去的大腦／是沒人相信的靈魂」（〈死亡敘述〉），徹底的唯物會是悲憫的開始嗎？這種明快感非常接近李歐納·柯恩的短詩，柯恩在伯第山出家時，說他唯一不需要的就是梳子。

而詩集最後一首〈無意義之意義〉：

（前略）

讓我迴行，而僅僅是為了

迴行，節奏僅僅是為了節奏：

子丑一二甲乙丙 a b c d

月光打亮街道時我聽見你——

正切斷句子來建築結構

甚至打算永遠居住在其中

然而已到了詩的中段

我必須更直白揭露

我的思想：我沒有思想，我沒有

意義。我甚至熱愛

超級市場，一簍標準化的地瓜

(略)

不應忘記最好的譬喻

總是貫穿

整首作品：如同地瓜、如同淹水

如同這首詩

是多麼地像一首詩……

則概述了山詩歌寫作的意圖，或者，對詩歌寫作意圖的抵抗。用形式的遊戲消解形式，顯示他是可以操作詩歌技術，去讓「一首詩更（不像一首詩）」的（這取決於讀者對詩的預期）。然而這卻解釋了為何他在多數作品中，限制節奏、建築、譬喻、乃至意義的操作，而使敘述得以完成——正如篇名和詩名中不斷出現的明示：這是一本敘述之詩。

敘述中有神嗎？還是神即敘述？如果敘述的功能是提供理解，那麼敘述的反面是什麼？《偽神的密林》作為詩集名稱，似乎直指詩人所擁有，只是有限的創造和詮釋權，距離詩的意義非常遙遠。在這裡，偽神們從不帶來創造與救贖，而僅僅是敘述。

但僅僅是敘述，對詩而言也許已經足夠。對世界而言，也許已經非常足夠。

序詩——裡面沒有愛情

輯一、敵我敘述

32 遷徙 ● 35 完全無聲的所在 ○ 39 街景：颱風將至 ● 43 敘述敘述 ● 46 溺水練習 ● 49 恆雨的城市
53 流星觀測季節 ○ 56 失神 ● 59 這座城市不快樂 ● 62 長且深且平凡 ● 64 不相信海洋的人

輯二、簡單敘述

70 無臉的神 ● 72 山神之死 ● 75 刑 ● 78 氣象預報 ○ 80 疑問集 ● 82 無光的圍城大義 ○ 92 抵抗睡眠
94 走回家的前面一小段路 ● 97 肉體 ● 75 人造衛星 ○ 104 針的城市與老人的公車 ● 107 死亡敘述 ●
108 神的海

輯三、死亡敘述

- 112 一座捷運站的廁所 ○ 114 喝湯 ● 118 便利商店與老默聊天 ○ 121 公車的最後一排 ● 123 黃金葛 ○ 127
室內植物 ● 130 植草者 ● 133 小羊 ● 136 敵我敘述 ○ 138 拍手 ○ 142 劍魚之獵殺 ● 145 小刀 ○ 147 飽和
宇宙 ● 151 膠體、天體、運動 ● 157 在海裡

輯四、敘述敘述

- 162 霧 ● 118 節肢動物 ● 133 走在一條老舊街道的你的我死了 ○ 171 巢 ● 173 蜂占據的街道 ● 177 狂歡派
對 ○ 181 屬火的人 ○ 184 深夜的游泳池 ● 187 死湖 ○ 189 一次很小很遠的旅行 ● 193 密林：與樹無關的
一切 ● 201 海岸線：日出以前 ● 203 無意義之意義 ○ 208 偽神的密林

序詩
裡面沒有愛情

陽光與夢，凹陷的雙人床墊
裡面沒有愛情
工作與遲遲不願
入睡的夜晚
裡面並沒有愛情
夏日的天空即將被卷積雲覆蓋

行道樹撐過上一次颱風
甚至撐破了柏油馬路
公車顛簸繞過一小片
與我們無關的城市（四手提滿
美式賣場幾個月分量食材）
悶熱潮溼的出租公寓
——裡面並沒有愛情

枯葉在盆栽的邊緣
落成一個圈——裡面——
洗衣機自顧自打轉——裡面沒有——
下一個熱帶低壓在海面成形、
增強——然而裡面並沒有——雨，會來
明天，會過